

文
理
庫

倪煥之

叶圣陶



YeShengTao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文
理
库
代

责任编辑 孙金荣
装帧设计 吴捷

ISBN 978-7-5399-3725-0




9 787539 937250 >

定价: 16.00 元

叶圣陶

文庫

倪焕之

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倪焕之 / 叶圣陶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9

(现代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3725-0

I. ①倪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64355 号

书 名 倪焕之
著 者 叶圣陶
责任编辑 孙金荣
责任校对 薛 亮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字 数 180 千
印 张 7.625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,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725-0
定 价 1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吴淞江上，天色完全黑了。浓云重迭，两岸田亩及疏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里。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，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，把落尽了叶子的杈桠的树枝吹动，望去像深黑的鬼影，披散着蓬乱的头发。

江面只有一条低篷的船，向南行驶。正是逆风，船唇响着汨汨的水声。后艄两支橹，年轻的农家夫妇两个摇右边的一支，四十左右的一个驼背摇左边的。天气很冷，他们摇橹的手都有棉手笼裹着。大家侧转些头，眼光从篷顶直望黑暗的前程；手里的橹不像风平浪静时那样轻松，每一回扳动都得用一个肩头往前一掬，一条腿往下一顿，借以助势；急风吹来，紧紧裹着头面，又从衣领往里钻，周遍地贴着前胸后背。他们一声不响，鼻管里粗暴地透着气。

舱里小桌子上点着一支红烛，风从前头板门缝里钻进来，火焰时时像将落的花瓣一样弹下来，因此烛身积了好些烛泪。红烛的黄光照见舱里的一切。靠后壁平铺的板上迭着被褥，一个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。他虽然生长在水乡，却似乎害着先天的晕船病，只要踏上船头，船身晃几晃，便觉胃里作泛，头也晕起来。这一回又碰到逆风，下午一点钟上船时便横下来，直到现在，还不曾坐起过。躺着，自然不觉得什么；近视眼悠闲地略微闭上，一支卷烟斜插在嘴角里，一缕青烟从点着的那一头徐徐袅起，可见他并不在那里吸。他的两颊有点瘦削，冻得发红，端正的鼻子，不浓不淡的眉

毛，中间加上一副椭圆金丝边眼镜，就颇有青年绅士的风度。

在板床前面，一条胳膊靠着小桌子坐的，是一个更为年轻的青年。他清湛的眼睛凝视着烛焰，正在想自己的前途。但是与其说想，还不如说朦胧地感觉来得适切。他感觉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，眼前闷坐在小舱里，行那逆风的水程，就是完篇的结笔。等候在前头的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，是称心满意的事业，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；这些全是必然的，犹如今夜虽然是风狂云阴的天气，但不是明天，便是后天或大后天，总有个笑颜似的可爱的朝晨。

初次经过的道路往往觉得特别长，更兼身体一颠一荡地延续了半天的时光，这坐着的青年不免感到一阵烦躁，移过眼光望着那躺着的同伴问道：“快到了吧？”虽然烦躁，他的神态依然非常温和，率真；浓浓的两道眉毛稍稍蹙紧，这是他惯于多想的表征；饱满的前额承着烛光发亮，散乱而不觉得粗野的头发分披在上面。

“你心焦了，焕之，”那躺着的用两个指头夹着嘴里的卷烟，眼睛慢慢地张开来。“真不巧，你第一趟走这条路就是逆风。要是顺风的话，张起满帆来一吹，四点钟就吹到了。现在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略微仰起身子，旋转头来，闭着一只眼，一只眼从舱板缝里往外张，想辨认那熟识的沿途的标记。但是除了沿岸几株深黑的树影外，只有一片昏暗。他便敲着与后艄相隔的板门问道：“阿土，陶村过了么？”

“刚刚过呢，”后艄那青年农人回答，从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与猛烈的西南风奋斗的那种忍耐力。

“唔，陶村过了，还有六里路；至多点半钟可以到了。”那躺着的说着，身子重又躺平；看看手里的卷烟所剩不多，随手灭掉，拉起被头的一角来盖自己的两腿。

“再要点半钟，”焕之望同伴的左腕，“现在六点半了吧？到学校要八点了。”

那躺着的举起左腕来端相，又凑到耳边听了听，说道：“现在六

点半过七分。”

“那末，到学校的时候，恐怕蒋先生已经回去了。”

“我想不会的。他知道今天逆风，一定在校里等着你。他想你得急切呢。今天我去接你，也是他催得紧的缘故。不然，等明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？”

焕之有点激动，讷讷地说：“树伯，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。不过我愿意尽心竭力服务，为他的好意，也为自己的兴趣。”

“你们两个颇有点相像，”树伯斜睨着焕之说。

“什么？你说的是……”

“我说你们两个都喜欢理想，这一点颇相像。”

“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缘故。譬如木匠，做一张桌子，做一把椅子，用不着理想；或者是泥水匠，他砌墙头只要把一块一块砖头迭上去就是，也用不着理想。教育事业是培养‘人’的，——‘人’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？‘人’应该怎样培养？——这非有理想不可。”焕之清朗地说着，仿佛连带代表了蒋先生向一般人宣告。他平时遇见些太不喜欢理想的人，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议论，就说他“天马行空”，“远于事实”，往往使他感到受了冤屈似的不快。现在树伯提起理想的话，虽没有鄙夷他的意思，他不禁也说了以上的辩解的话。

“老蒋大约也是这样意思。”树伯闭了闭眼，继续说：“所以我曾经告诉你，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，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。”

“你记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说么？”焕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。

“他开头辨别什么是‘性’，什么是‘习’，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，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，——啊！记不清楚，二十多张稿纸呢。反正他要请各位教员看，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，等会儿一登岸，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来。”

“有这样热心的人！”焕之感服地说。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，举

止，性格，癖好，一时又陷入沉思；似乎把捉到一些儿，但立即觉得完全茫然。然而无论如何，点半钟之后，就要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；这样想时，不免欣慰而且兴奋。

风似乎更大了，船头汨汨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；烛焰尽往下弹，烛泪直淌，堆在锡烛台的底盘里；船身摇荡也更为厉害，这见得后艄的三个人在那里格外用力。

树伯把两腿蜷起一点，又把盖着的被头角掀了一掀，耸耸肩说：“事情往往不能预料。早先你当了小学教员，不是常常写信给我，说这是人间唯一乏味事，能早日脱离为幸么？”

“唔，是的，”焕之安顿了心头的欣慰与兴奋，郑重地答应。

“到现在，相隔不过一二年，你却说教育事业最有意义，情愿终身以之了。”

“记得给你写过信。”焕之现出得意的笑容，“后来我遇到一个同事，他那种忘了自己，忘了一切，只知为儿童服务，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里钻的精神，啊！我说不来，我惟有佩服，惟有羡慕。”

“他便把你厌恶教育事业的心思改变过来了？”

“当然改变过来了。不论什么事情，当机的触发都不必特别重大；譬如我喜欢看看哲学书，只因为当初曾经用三个铜子从地摊上买了一本《希腊三大哲学家》；又如我向往社会主义，只因为五年前报纸上登载过一篇讲英国社会党和工党的文章，而那篇文章刚刚让我看见了。我那同事给我的就是个触发。我想，我何必从别的地方去找充实的满意的生活呢？我那同事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实，很满意，而我正同他一样，当着教员，难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感受么？能，能，能，我十二分地肯定。观念一变，什么都变了：身边的学生不再是龌龊可厌的孩子；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再是生趣索然的牢狱。前天离开那些孩子，想到以后不再同他们作伴了，心里着实有点难受。”焕之说到这里，眼皮阖拢来，追寻那保存在记忆里的甘味。

“那是一样的，”树伯微笑说。“那边当教员，这边也当教员；那边有学生，这边也有学生；说不定这边的学生更可爱呢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焕之把身子坐直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，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，透过了前途浓厚的黑暗，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。

“像蒋先生那样，也是不可多得的，”焕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，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喜欢研究的校长蒋先生，于是这样感叹说。他共过事的校长有三个，认识的校长少说点也有一二十个，哪里有像蒋先生那样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？研究自然更说不上。他们无非为吃饭，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模一样。他也相信任教职为的换饭吃，但是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；要是单为吃饭，就该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，不该任学校教师。现在听说那蒋先生，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相同，虽还不曾见面，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。

“他没有事做，”树伯说得很淡然，“田，有账房管着；店，有当手管着；外面去跑跑，嫌跋涉；闷坐在家里，等着成胃病；倒不如当个校长，出点主意，拿小孩弄着玩。”

焕之看了树伯一眼；他对于“弄着玩”三个字颇觉不满，想树伯家居四五年，不干什么，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。当年与树伯同学时，有所见就直说出来，这习惯依然存在，便说：“你怎么说玩？教育事业是玩么？”

“哈哈，你这样认真！”树伯狡笑着说。“字眼不同罢了。你们说研究，说服务，我说玩，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样？——老蒋如果处在我的地位，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。你想，我家里琐琐屑屑的事都要管，几亩田的租也得磨细了心去收，还有闲空工夫干别的事情么？”

树伯说到末了一句时，焕之觉得他突然成了中年人了，老练，精明，世俗，完全在眉宇之间刻划出来。

“老蒋他还有一点儿私心……”树伯又低声说。

“什么？”焕之惊异地问。

“他有两个儿子，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之好。别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；自己当了校长，一切都可以如意安排，两个儿子就便宜了。”

“这算不得私心，”焕之这才松了一口气说。“便宜了自己的儿子，同时也便宜了人家的儿子。从实际说，不论哪一种公益事里边都含着这样的私心；不过私了自己，同时也私了别人，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。”

“我也不是说老蒋坏，”树伯辩解说。“我不过告诉你事实，他的确这样存心。——蜡烛又快完了，你再换一支吧。”

焕之便从桌子抽斗里取出一支红烛，点上，插上烛台，把取下的残烛吹熄了。刺鼻的油气立刻弥漫在小舱里。新点的蜡烛火焰不大，两人相对，彼此的面目都有点朦胧。

“嘘，碰到逆风！”树伯自语；把脖子缩紧一点，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卷烟盒来……

换上的红烛点到三分之二时，船唇的水声不再汨汨地呜咽，而像小溪流一样活活地潺潺地发响了。风改从左面板窗缝里吹进来，烛焰便尽向焕之点头。

树伯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阵，忽然感觉水声与前不同，坐起来敲着板门问阿土道：“进了港么？”

“进了一会了，学堂里楼上的灯光也望得见了，”阿土的声音比刚才轻松悠闲得多。

“我上船头去望望！”焕之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，把前面板门推开，两步就站在船头。一阵猛风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，把他的头面身体重重地压抑，呼吸都窒塞了。寒冷突然侵袭，使他紧咬着牙齿。

一阵风过去了，他开始嗅到清新而近乎芳香的乡野的空气，胸

中非常舒爽。犬声散在远处，若沉若起，彼此相应。两岸都靠近船身，沿岸枯树的黑影，摇摇地往后退去。前面二三十丈远的地方，排列着浓黑的房屋的剪影。中间高起一座楼，楼窗里亮着可爱的灯光。灯光倒映河心，现出一条活动屈曲的明亮的波痕。

“啊！到了，新生活从此开幕了！”焕之这样想着，凝望楼头的光。一会儿，那光似乎扩大开来，挡住他的全视野，无边的黑暗消失了，他全身浴在明亮可爱的光里……

倪焕之的父亲是钱庄里的伙友，后来升了当手。性情忠厚方正，与他的职业实在不大相应。他的妻是个柔顺的女子；但是有点神经质，操作家务之余，常常蹙着眉头无端地发愁。他们的生活当然并不优裕，可是男俭女勤，也不至于怎样竭蹶。

焕之出生时，他父亲已经四十多了，母亲还不到三十。他父亲想，像自己这样做到当手，还只是个勉强敷衍过去；儿子总要让他发达，习商当然是不对的。那时还行着科举，出身寒素，不多时便飞黄腾达的，城里就有好几个。他的儿子不是也有这巴望么？到焕之四五岁时，他就把焕之交给一个笔下很好、颇有声望的塾师去启蒙，因为他不是预备叫焕之识几个字，记记账目就算了事的。

焕之十岁时开笔作文，常常得塾师的奖赞。父亲看着文稿上浓朱的夹圈，笑意逗留在嘴角边，捻着短髭摇头说先生奖励他太厉害了；这自然是欢喜的意思。不上两年，作经义作策论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。这时候，科举却废止了，使父亲颇为失望。幸而有学堂，听说与科举异途而同归，便叫焕之去考中学堂。考上了。

学堂生活真像进了另一个又新鲜又广阔的世界。排着队伍练体操，提高喉咙唱风雅或秾丽的歌，看动物植物的解剖，从英文读本里得知闻所未闻的故事，从国文课里读到经义策论以外的古人的诗篇：在焕之都觉得十二分醉心。他又与同学吟诗，刻图章，访问旧书摊；又瞒着父母和教师，打牌，喝酒，骑马。他不想自己的前

途和父母的期望，只觉得眼前的生活挺适意。

当三年级生的那一年，有一天，他父亲忽然向他说出他意所不料的话来。父亲说，在中学堂毕业还得两年多；毕了业不升上去，没有什么大巴望；升上去呢，哪有这样的力量来栽培？不如就此休止吧。

父亲这样说，并不是他不希望焕之发达起来，是因为他发现了比学堂更好的捷径，那捷径便是电报局。是终身职，照章程薪水逐渐有增加，而且一开始就比钱庄当手的薪俸大，如果被派到远地去，又有特别增加：这不是又优越又稳固的职业么？

父亲说了一番不必再读下去的理由以后，就落到本题，要焕之去考电报生；并且说，中学堂三年级生的程度去应考，是绰乎有富裕的了。

焕之心里有点生气，劈口就回说电报这一行没有什么干头。他不曾参观过电报局，只从理化实验室里见过电报机的模型，两件玩具似的家伙通了电流，这边一按，那边搭的一响；这边按，按，按，那边搭，搭，搭。他也没有细细地想，只觉得在“搭，搭，搭”的声音中讨生活，未免太没出息，太难为情了。

父亲意外地碰了钉子，也动了感情，说什么事情都是人干的，有什么有干头没干头呢？

焕之不由自主地透露说，这事情没出息，因为不必用多少思想，只是呆板的事。并且，干这事情不能给多数人什么益处。他说，要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。这个观念萌生在他心头已有一二年了，不过并不清晰，只粗粗地有这么个轮廓。现在既经父亲追问，便吐露出来，好叫父亲了解他，可是没有说得透彻。

父亲听他说喜欢用思想，要叫人家得到益处，那就非让他高等学堂大学堂一步步升上去不可。但是自己老了，身体渐见衰弱，当初要把焕之一径栽培上去的愿望，只怕徒成梦想。他急于要见焕之的成立。他便酸楚地说出“自己老了”一类的话。

母亲坐在旁边，当然垂着眼光惊怯地发愁。

焕之听父亲说到老，非常感动；先前的意气消释了，只觉父亲可亲又可怜，很想投入他怀里撒一阵娇，让他忘了老。但是已届青年期的焕之又颇看不起那种孩子气的撒娇。他只把声音故意发得柔和一点，请求父亲让他在中学堂毕了业，再想法去干旁的事情。他说，到那时候，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干。

父亲一转念，觉得焕之也没有什么不是，而且很有点志气，不免感到满意，安慰。他就把去考电报生的拟议自行打消了。

后两年的中秋节后，报纸上突然传布震动人心的消息：武昌新军起事，占领火药局，直攻督署。总督瑞澂和统制张彪都仓皇逃走。于是武昌光复。不到几天，汉口和汉阳也就下来了。

起事的是民军，是反抗清政府的，占据的地方又是全国的枢纽，取给，运输，色色都便利：这使昏昏然的民众从迷梦中惊醒，张开眼来看一看自身所处的地位，而知的确是在泥潭里，火坑里；同时怀着感动惊讶的心情望长江上游那班新出场的角色，相信他们演出来一定是一出伟大的戏剧，虽然还只看见个序幕。各处城市依然是平时的样子，晨光唤起它们的响动，夜色送它们归于沉寂；但是有与平时不同的，里边已经包藏着无量数被激动的心，不安，忧惧，希望，欣幸，——一致相信大变动正在大踏步而来。

中学堂里，当然也包藏着被激动的心。学生们这样想：现在革命了，还上什么课呢！这意思是说，革命这件事情非常之重大，把学堂里的功课同它相比，简直微细不足道了。

这一天下午，焕之这一级上西洋史课。那个西洋史教师是深度的近视眼，鼻子尖而高，看书等于嗅书。他教了十几年的历史，有个不可更改的习惯，就是轮流地嗅讲义和札记本。讲义是正文，学生也摊着看的，所有穿插全在札记本里。他讲一句正文，连忙要看附带的穿插，便放下讲义，拿起札记本；尖鼻子在札记本上嗅不多时，穿插完了，便又换上讲义来嗅。这样，人家就只见他的右手

一上一下地移动。这就取得他的第二个绰号，叫“杠杆作用”（他的第一个绰号是“嗅讲义”）。他的声音很响，有好多字因为读得响，以致失了本音。学生们说这在他也有意思：一来是安慰自己，每上一课就听见自己的声音足足响上五十分钟，决不能算溺职，薪水当然不是白拿；二来也是安慰自己，耳朵里塞满了自己的声音，学生们谈话嬉笑的声音就听不见了。

“上海光复了！”焕之挟着一份报纸趔进课堂来，一只手挡在嘴边，表示这是私语，其实呢，连提高喉咙讲说的教师都听见了；他脸上现出兴奋的红晕，气息咻咻的，见得他是跑回来的。

在这几天里，上海报特别名贵，迟钝一点的人，往往只好看报贩子的空布袋。因此，他们同学中间定了个公约，轮流到火车站去买报；买到了赶回来，大家知道新消息比闲坐在家里的绅士们还要早，当然决不至于落空看不到报纸了。教师自然并未表示准许；但买报专使出去了，既而回来了，甚而至于跑进正在上课的教室，教师也回转头，只作没有看见。这一天，这差使轮到了焕之。

“啊！上海！上海光复了！好！哈罗！”一阵故作禁抑，其实并不轻微的欢呼声出自许多学生的嘴里。少数人便趔到焕之的座位旁边，抢着看他买来的报纸；其余的人都耸起身子，伸长脖子，向焕之那里望，仿佛看见了径尺的大字“上海光复”，同时仿佛看见了好些迸出火星来的炸弹。

西洋史教师心里也不能无动；但立刻省悟教师的尊严与功课的神圣，无论如何必须维持，便按一按心头，把声音提得更高，念了一句正文，连忙由“杠杆作用”拿起札记本来上下地嗅。

学生们简直把西洋史教师忘了。他们你一句我一句，说上海已经光复，这里就快了；说料不定就在今天晚上；说明天市上要插满白旗了；说大家应该立刻把辫子剪掉，谁要留着这猪尾巴谁就是猪！

西洋史教师似乎是不干涉主义的信徒，教室里这样骚动，他只

把鱼眼似的眼睛在讲义上边透出来，瞪了两瞪，同时讲说声转为尖锐，仿佛有角有刺似的：这是他平时惯用的促起学生注意的方法。

这个方法向来就不大见效，这一天尤其无用。学生们依然嚷嚷，讨论革命党该从哪个门进来，他们的炸弹该投在谁身上等等问题。有几个学生看教师演独角戏似的那种傻样子，觉得可厌又可笑，甚而至于像嘲讽又像自语地说：“讲给谁听呢？大家要看革命军去了！只好讲给墙头听！”

这一天，焕之放学回家，觉得与往日不同，仿佛有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袭进身体，遍布到四肢百骸，急于要发散出来——要做一点事。一面旗子也好，一颗炸弹也好，一支枪也好，不论什么，只要拿得到，他都愿意接到手就往前冲。但是，在眼前的只有父亲和母亲，父亲正为时局影响到金融发愁，母亲恐怕兵乱闭市，在那里打算买些腌鱼咸肉，他们两个什么也不吩咐他，什么也不给他。他在室内来回踱了一阵，坐下来，翻开课本来看，一行行的字似乎都逃开了。忽然想作一首七律，便支着头凝思。直到上了床，时辰钟打过一点，五十六个字的腹稿才算完成，中间嵌着“神州”“故物”“胡虏”“汉家”那些词儿。

那时候学生界流行看一些秘密书报。这个人借来的，后来借与那个人，那个人当然也是借来的；结果人人是借来的，不知道谁是分布者。焕之对于那些书报都喜欢，《复报》的封面题字故意印反，他尤觉含有深意。

他对于校长的演说，也深深感动。校长是日本留学生，剪了发的，出外时戴一顶缀着假辫子的帽子。他的演说并不怎么好，又冗长又重复；但态度非常真挚，说到恳切时眼角里亮着水光。他讲朝鲜，讲印度，讲政治的腐败，讲自强的必要，其实每回都是那一套，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“老调”的。

种族的仇恨，平等的思想，早就燃烧着这个青年的心，现在霹雳一声，眼见立刻要跨进希望的境界，叫他怎能不兴奋欲狂呢？

但是他随即失望了。这个城也挂了白旗，光复了。他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。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。他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，像无数小蛇，只是要往外钻；又仿佛觉得如果钻出来时，一定能够作出许多与以前不同的来，——他对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，都以为非常简单，直捷，——然而哪里来机会呢！毕业期是近在眼前了，倘若父亲再叫他去考电报生，他只有拿着毛笔钢笔就走，更没别的话说。于是，“搭，搭，搭”，平平淡淡的一生……

他开始感觉人生的悲哀。他想一个人来到世间，只是悲角登场，捧心，皱眉，哀啼，甚而至于泣血，到末了深黑的幕落下，什么事情都完了。不要登场吧，自己实在作不得主，因为父母早已把你送到剧场的后台，上去演一出喜剧吧，那舞台就不是演喜剧的舞台，你要高兴，你要欢笑，无非加深你的失望和寂寞。他想自己是到了登场的时刻了，装扮好了，怀着怯弱的怨抑的心情踅上去，怎知道等在场上的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，还是一条口中喷火的毒龙？魔鬼也罢，毒龙也罢，自己要演悲剧是注定的了。

这可以说是一种无端的哀愁；虽说为了没看见什么重要的改革，又担心着父亲重提前议，但是仔细剖析，又并不全为这些。这哀愁却像夏雨前的浓云一般，越堆越厚，竟遮没了所有心头的光明。有一天，他独个儿走过一个废园的池塘边，看淡蓝的天印在池心，又横斜地印着饶有画意的寒枝的影子，两只白鹅并不想下池去游泳，那么悠闲地互相顾盼，他觉得这景色好极了。忽然心头一动，萌生了跳下池塘去死的强烈欲望，似乎只有这样做，是最爽快最解脱的办法。但一转念想到垂老的父亲，慈爱的母亲，以及好些同学，这欲望便衰退了，眼眶里渗出两颗心酸的眼泪。

但他并不是就没有兴高采烈的时候。只要处在同学中间，同大家看报纸上各地次第光复的消息，以及清廷应付困难的窘状，他还是一个“哈罗，哈罗”的乐观主义者。